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VI

陳植棋藝術志業尚未完成即遽而離世，留下學院派異端未達成的使命，
確已流露藝術先知的端倪，陳植棋遺言：人生短促，藝術永恆，
已然應驗在他短而亮的生命中。



藝術未完成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陳植棋 | 自畫像 | 1925-1930 | 木板·油彩 | 27×21公分 | 畫家家族藏



陳植棋 | 自畫像 | 1930 | 畫布·油彩
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藏

陳植棋凝視自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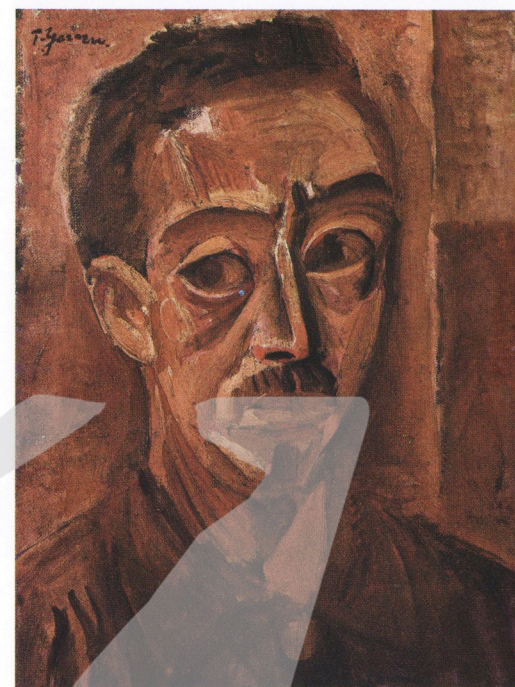
目前存世的陳植棋作品裡，僅有兩幅自畫像，是他面對鏡子，自我凝視的油畫，兩件畫作皆是目光炯炯有神，就創作年份來看，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收藏的〔陳植棋自畫像〕，已確

知是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生必須繳交學校收存之美校生自畫像，也計入畢業製作之成績。陳植棋一九三〇年畢業，所以自畫像也是同年度之作品。

另一件自畫像僅作臉部特寫，將陳植棋執著、剛毅的個性透過五官表露無遺。其實畫中的表情，只憑幾道大筆刷分出強烈明暗，而且頂多以三種色彩（褐、黑、灰三色系）就全局底定，稱之為畫風大膽應不為過。

兩件自畫像孰先孰後雖難確定，但皆能從中感受陳植棋搏命的內在本質，彷彿為自己在藝術志業方酣時，驟然被迫丟下畫筆的預言，是以畫中的表情，在剛毅中帶著無奈，執著中透露出遺憾！

「藝術未完成」，是日本美術史家千葉瑞夫介紹與陳植棋同世代畫家萬鐵五郎（1885-1927）的感嘆話。萬鐵五郎也是東京美術學校畢業，但他的創作始終與學院派無緣，包括一九一二年提出畢業製作的〔裸體美人〕，被評分為畢業班成績倒數第二名。這幅畫現藏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，已被公認是日本野獸派紀念碑。萬鐵五郎雖然是先覺者，非但沒有因而成名，反而生活更加潦倒，所以回故鄉之後，乾脆進行革命性的自我摸索，寧捨棄強烈的顏色，專注於單色實驗之自我凝視，一九一五年〔自畫像〕，是他未完成的畫像中比較接近完成的一幅，這種留有餘緒的單色油彩特徵，與陳植棋的自畫像頗有異曲同工之巧妙。所不同的是萬鐵五郎暫把野獸派丟一邊，正進行嘗試臉部五官的立體派分割；陳植棋則沈醉在野獸派豪邁筆力的表現，更重要的他們都在自剖深埋心底，期待追尋的願望。



萬鐵五郎 | 自畫像 | 1915



萬鐵五郎 | 裸體美人 | 1912



小出楯重 | 冠帽自畫像 | 1924

陳植棋一九二五年初進東京美術學校，到一九二七年二年級時，萬鐵五郎每年都出品「春陽會展」，陳植棋應不致陌生，尤其他們兩人的作品有極類似之處。萬鐵五郎常對家人說：「我的畫，一定得到我死了四十年後，才會被瞭解吧！」一九二七年萬鐵五郎未及等到春陽會展下檔，就因病撒手人寰了。

一九三〇年陳植棋完成美校生之自畫像後，即行畢業，同年卻有一位二科會畫家小出楯重(1887-1930)去世，他是一九一四年東京美校畢業生，一九二四年小出楯重創作一件全身自畫像，頭頂戴著遊戲時買來的愛帽，遂題為〔冠帽自畫像〕。因為當時的知識青年，普遍嚮往西歐文明，也把自己打扮得像西洋人一樣時髦，小出楯重把自己畫成一位神情憂鬱的異鄉人。

陳植棋的美校生之自畫像，刻意拉長的臉形和身影，彷徨的眼神，也有小出楯重自畫像所

飄浮的異鄉人氣味。

小出楯重自畫像的色彩比較收斂，大都為冷色調：陳植棋的美校生之自畫像，設色偏向暖色系。前者明暗對比強烈；後者僅交代受光面的肌理，筆觸成熟流暢，可視之為陳植棋人物畫的壓軸。

在陳植棋留學日本五年間，小出楯重每年皆出品「二科會展」，一九三〇年小出楯重宿疾併發糖尿病亡故，比陳植棋早一年去世。

東京美校生的自畫像

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收購畢業生自畫像，始於一九〇二年，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數年兩度中斷外，至今已超過四千八百件。東京美術學校今已改制為東京藝術大學，使得該校擁有全世界唯一畫家自畫像最大宗的收藏。因為平時極少公開，絕大部分都沈睡在東京藝術大學的倉庫中。

戰前，每年四月新學年開始，新舊生會舉行一場野性的激情歌舞，將一升瓶裝的清酒夾在兩股間，一手持酒瓶，一邊唱著稱「YOKACHIN 啊！YOKACHIN」，新生跟著舊生飲酒狂舞，其戲謔與奔放讓大家捧腹大笑之餘，也先讓這些未來的藝術家們，見識東京美校生的自由、浪漫與熱情。曾經親歷過這場狂歡的廖德政說，每年都是畢業生將校方收購自畫像的錢，自動捐出來辦迎新會的。

美校畢業生的自畫像，都是青春年華的青澀作品，而且並不一定人人未來都成為大畫家，可是後來變成名家的畢業生，像藤田嗣治、佐伯祐三等人，他們最早期的一幅佳作，可能就收藏在母校，所以東京美術學校收藏畢業生自畫像，卻也無意間為後來的巨匠，保存了所有他們年輕時代的畫作，不但留下畫家個人檔案，也為美術史研究提供寶貴資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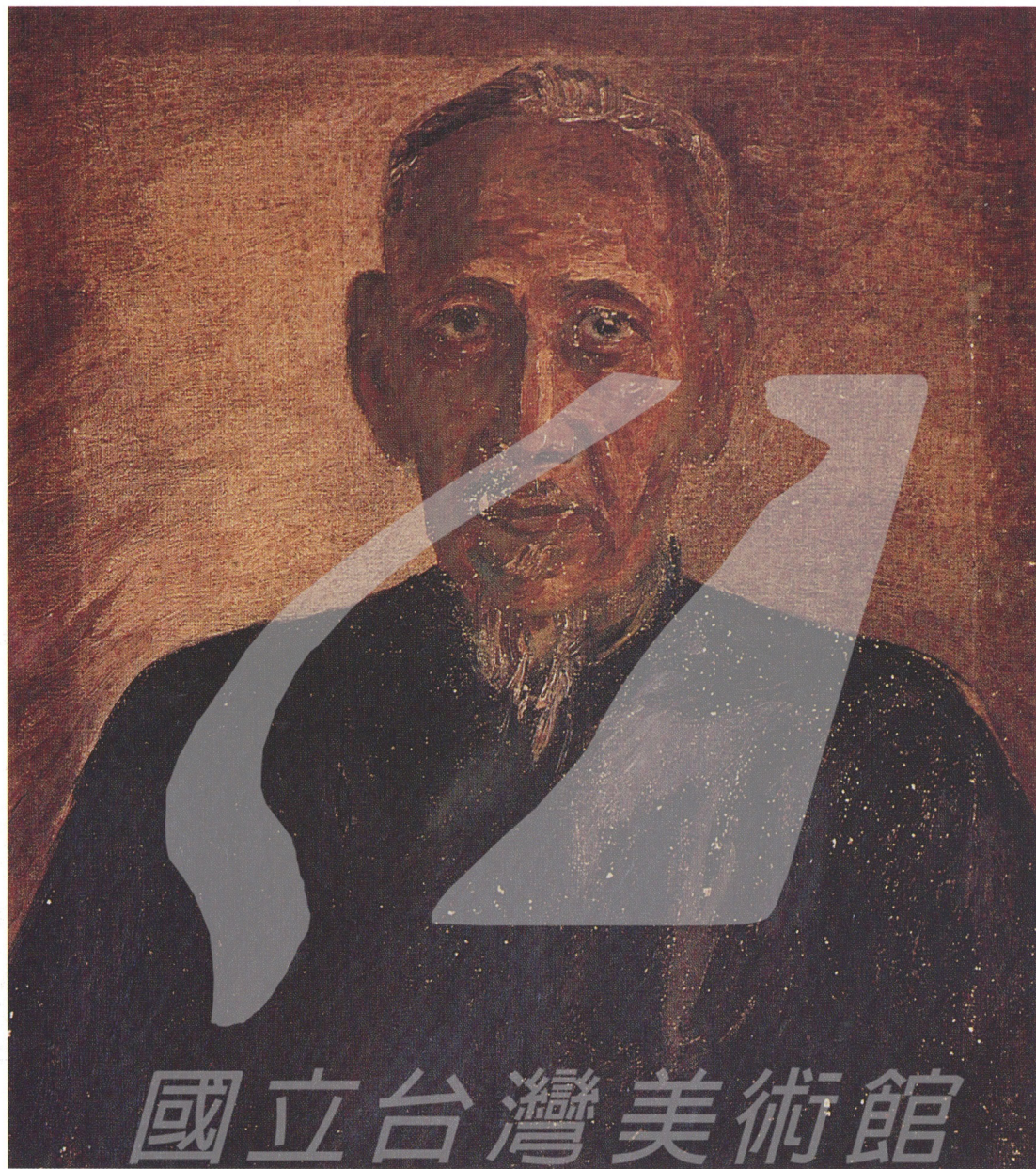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〇〇年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「東亞油畫的誕生與開展」，特別向東京藝術大學商借到陳植棋、郭柏川、李梅樹、顏水龍、何德來、李石樵、張秋海等台籍畫家的畢業自畫像。同展中亦展出中國與韓國的油畫源流，因此也借來中國第一位留學東京美術學校的李叔同畢業自畫像，以及韓國人的第一幅油畫，就是第一位進東京美校西洋畫科的韓國人高藝東，於一九一五年畢業時留在母校一幅自畫像。



- 1 李叔同 | 自畫像 | 1911
- 2 顏水龍 | 自畫像 | 1927 | 畫布·油彩 | 60.6×45.5公分 | 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
- 3 藤田嗣治 | 自畫像 | 1910
- 4 佐伯祐三 | 自畫像 | 1923
- 5 張秋海 | 自畫像 | 1937 | 畫布·油彩 | 60.6×45.5公分 | 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
- 6 高藝東 | 自畫像 | 1915

- 7 郭柏川 | 自畫像 | 1933 | 畫布·油彩 | 60.6×45.5公分 | 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
- 8 何德來 | 自畫像 | 1932 | 畫布·油彩 | 60.6×45.5公分 | 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
- 9 李梅樹 | 自畫像 | 1934 | 畫布·油彩 | 60.6×45.5公分 | 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
- 10 《藝大生の自画像》書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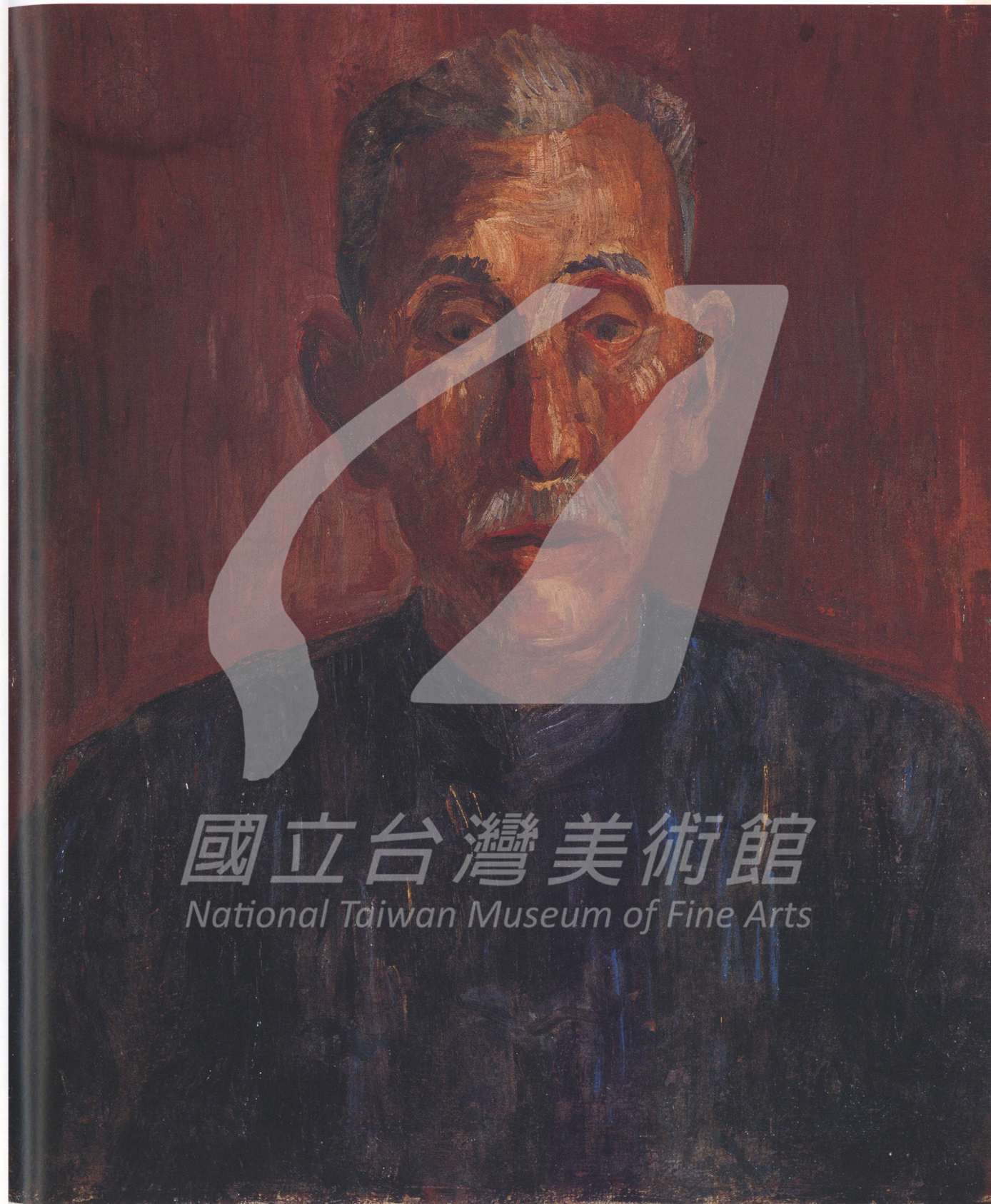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為NHK記者遍查東京藝大封存的畢業自畫像收藏，以畢業年序當時的時代氛圍，重新點出家門的青春印記，反映他們的神情，對未來的不安或希望，有如他們通過成人儀式的紀念照。



陳植棋 | 外祖父 | 約1927 | 畫布·油彩 | 53×45公分 | 畫家家族藏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陳植棋 | 祖父像 | 1931 | 畫布·油彩 | 53×45公分 | 畫家家族藏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人生短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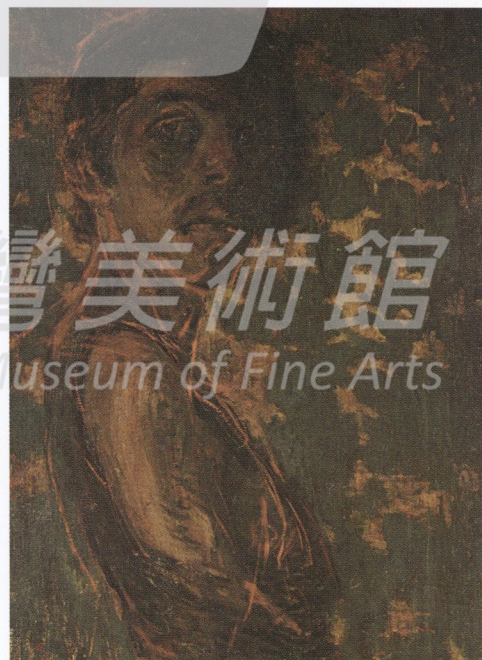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〇年年底，張萬傳、陳德旺也相繼抵達東京重聚，陳植棋在李石樵、李梅樹悉心照顧下已日漸康復，又活躍地安排這幾位小老弟的住宿、進學及拜訪師長等雜務。一九三一年春，陳植棋病癒返台，趕上妻子分娩，就在滿心歡喜迎接長女淑汝誕生之際，未料肋膜炎再度復發，病情急轉直下。

四月十二日倪蔭懷特地趕往探病，這次見面竟成永訣。次日，陳植棋藥石罔效，拋下年輕的妻子和五歲的昭陽、初生的淑汝，病逝橫科家中。四月十九日「陳植棋追悼會」於西本願寺（日本淨土真宗台北別院，原座落於台北中華路，一九七五年燒失）舉行。消息亦迅速傳至東京，正逢李石樵東京美術學校金榜題名，在相繼馳來的賀電中，竟然出現陳植棋的噩耗，當下悲慟不已。張萬傳等三名初到東京不久的小老弟，突然失去了精神與現實生活的支柱，一時惘惘惶惶，不知所措。陳植棋像一盞明燈般，為新進的學弟引路，指點迷津，遇有爭執時，能挺身而出排難解紛，如今隨著他離開人間，這一盤棋看來已經打亂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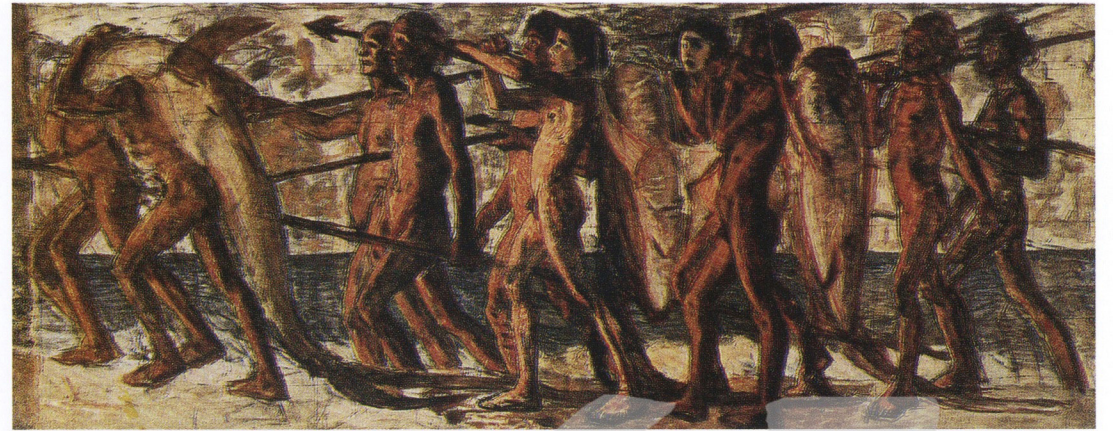
彗星的殞落

一位可敬的先行者，停駐人間僅二十六載，陳植棋的死令人想起天妒英才，也不油然憶起陳植棋辭世的一、二十年前，日本也有好幾位未滿三十歲的異色畫家，卻已嘗盡貧窮、病痛、失戀、出走的人生悲運。不幸的人生反而迸發出感人的作品，已然成為近代美術史不可忽略的一環。

早年日本樂壇有一位才氣縱橫的作曲家瀧瀧太郎(1879-1903)，他所譜的「荒城之月」，淒涼絕美，傳唱至今，幾乎已成了日本人的鄉愁之歌。他在留德期間，罹患肺結核後返國休養，不出一月即病逝，短暫的二十四年生命，卻留



青木繁 | 自畫像



青木繁 | 海之幸 | 1904



海之幸局部



海之幸局部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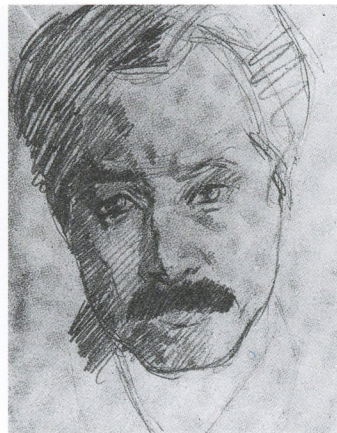


海之幸局部03

下永恆的創作。這是明治年間日本全面西化政策中，學習西洋音樂的歷程上，第一位英年早逝的洋樂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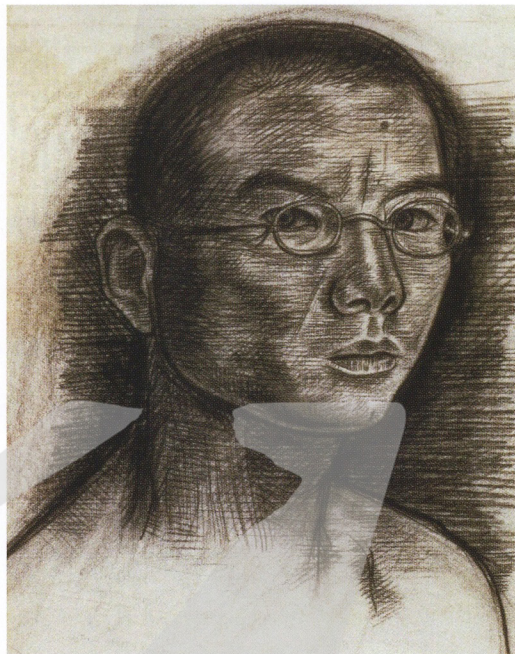
同是明治時代，日本攝取法國印象主義支流的外光派繪畫，也出了一位把題材戲劇化、浪漫化的畫壇奇才青木繁(1882-1911)。他的曠世

名畫〔海之幸〕，創作於青木繁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一九〇四年，以二十二歲之年，畫出撼動人心的漁民勞動群像，卻在一九〇七年參加首回文展慘遭落選。無情的打擊竟使他淪落，終至自我放逐，潦倒失志又貧病交迫，於二十九歲染上肺病，抑鬱而終。



荻原守衛 | 自畫像

早開的花朵也逃不過早謝的命運，與青木繁同時代的雕刻家荻原守衛(1879-1910)，也有一段短促卻辛酸的人生。他遊學巴黎看到羅丹的〔沈思者〕以後，才發願當一名雕刻家，一九一〇年遺下嘔心瀝血的作品〔女〕，不幸也染上日本國病肺結核，咯血而死，僅得年三十一。



村山槐多 | 自畫像 | 木炭畫 | 1915

〔女〕看起來是單純的裸女雕像，但羅丹藝術的魂魄呼之欲出，更重要的是這件作品是荻原守衛悲戀的愛之化身，他因暗戀不應該愛的人，而深陷不能自拔的痛苦，潛心創作，藉裸女昂首吶喊，為自己不能表白的苦戀縱情悲鳴。

一九一九年尚未跨進一九二〇年代，竟有兩顆畫壇彗星同年殞落，他們是村山槐多和關根正二(1899-1919)，他們兩人的作品都不受官展青睞，但畫風詭譎、深沈與原創性，都是在野畫會中最被看好的。

村山槐多是大正時代的少年詩人，曾寄寓瀧野川，他的畫常少不了血紅色，在詩與畫的告白上，隱約暗示了放蕩、酗酒、幻滅的負面人生，二十三歲就因肺結核倒臥血泊中死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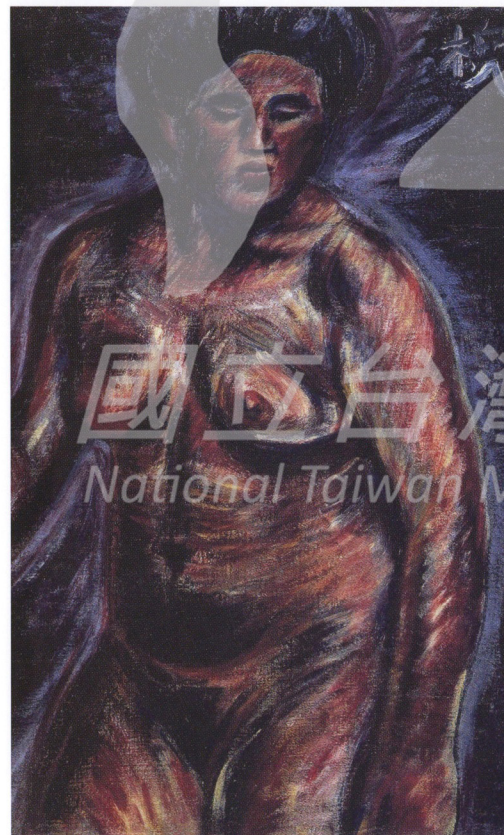
荻原守衛 | 女 | 1910



關根正二 | 信仰之悲憫 | 1918



關根正二 | 自畫像



村山槐多 | 裸婦 | 1915

關根正二最著名的作品，是一九一九年出品二科會展得獎的〔信仰之悲憫〕，翌年，即以雙十年華告別人間。這樣早慧的奇才，將〔信仰之悲憫〕刻劃成有如招魂、夢遊的落寞與悽絕，似乎反射著他短促人生永遠揮之不去的病魔、夢魘的贖罪之圖，最終也是被二十世紀初無情殺手的肺結核奪命。

嚴重咯血導致死亡的肺結核，是戰前日本文人藝術家最可怕的剋星，不但會摧毀寶貴的性命，也是世紀性瘟疫。陳植棋逝於肋膜炎併發腦膜炎而非肺病，雖也同屬早逝的青澀畫家，但生前境遇卻不若前述日本早夭畫家那麼孤寂、落魄，陳植棋的古道熱腸，向來是留學東京的台籍美術青年的中心人物。

作品追思

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三日陳植棋去世，這一天也是第三回赤島社台北展出後，轉往台中巡迴展的閉幕式，並預定移師台南繼續展覽。當赤島社的成員正為畫展忙碌之際，卻驚傳噩耗，一時亂了陣腳，赤島社何去何從？暫且擱著，大家為陳植棋辦一場遺作展才是當務之急。

同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，總督府舊廳舍(原清代巡撫衙門，後改建為台北中山堂)隆重推出「陳植棋遺作展」，共展出八十二件作品。展覽第一天，石川欽一郎於《台灣日日新報》撰文，介紹陳植棋生涯，並譽之為「鬼才」。

遺作展距陳植棋去世僅五個月，因為赤島社畫友散居各地，比較親近的李石樵、陳德旺、洪瑞麟、張萬傳等人全在日本，能順利開展，發表陳植棋短暫畫業生涯總成果，多虧倪蔣懷辛勞奔波，方得以完成。倪蔣懷籌劃了這一場展出，以告慰摯友的在天之靈。

一九三一年十月第五回台展，陳植棋出品免審查的〔婦人像〕，圖錄人名欄已冠上「故」字。翌年，石川欽一郎離台返日，台展西洋畫部由鹽月桃甫(1886-1954)獨挑審查重任，鹽月畫風的野獸派傾向，也自然帶出台展開放的作風，若陳植棋能多活幾年，說不定會為台展帶來另一場爭議的局面。



陳植棋 | 婦人像 | 1931 | 油畫 | 100×80公分
台展第五回無審查(免審查)



鹽月桃甫



鹽月桃甫 | 紅霞 | 1936 | 第十回台展彩色繪葉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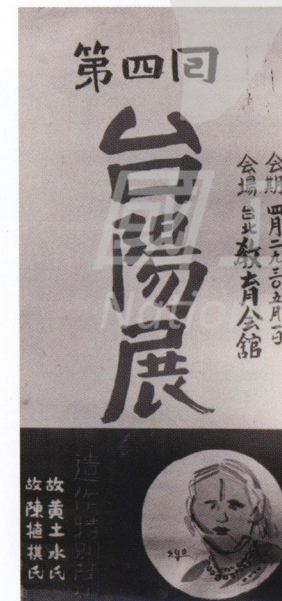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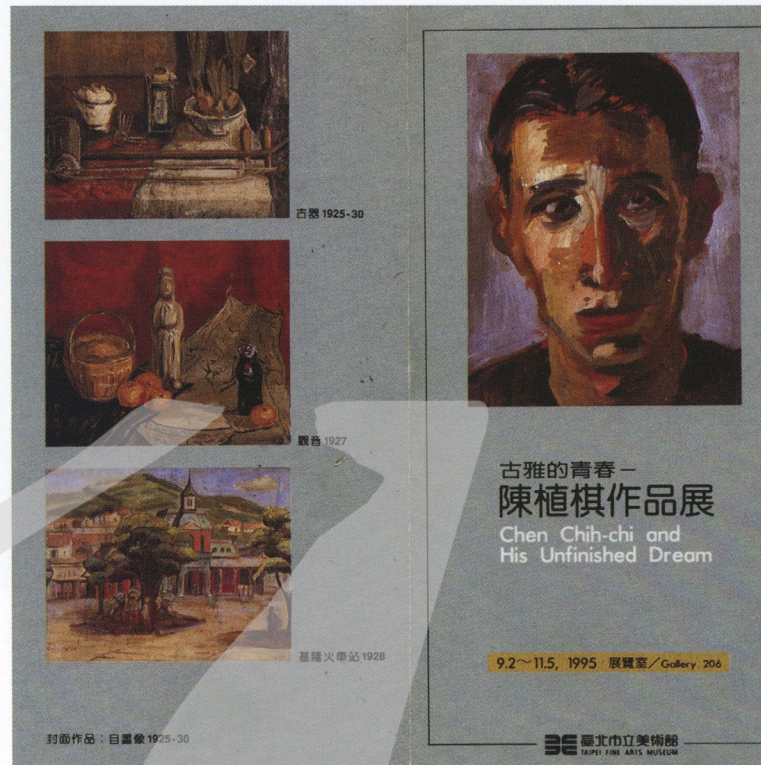
1995年，台北市立美術館「古雅的青春——陳植棋作品展」展覽DM。

陳植棋離開人世，赤島社也跟著停擺。台展中叱咤風雲的生力軍，也是赤島社原班人馬，改以油畫為主力，於一九三五年結盟為「台陽美術協會」。「台陽」的陣容堅強，台陽展捲起美術運動的高潮，台陽主要成員始終未忘懷陳植棋，待台陽站穩畫壇腳步的一九三八年，第四回台陽展特別推出「黃土水、陳植棋紀念展」，其中展出陳植棋六件作品。

一九三九年以後，台陽展特設「植棋賞」，由家屬捐出獎金，鼓勵後進。然而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，同時也把早逝的台灣美術家遺忘了。直到近二十年來台灣美術史蔚成顯

學，台灣美術史資料又最常出現陳植棋的名字，並確知陳植棋在前輩畫家中人緣甚佳，只因太早過世，成為只留英名，無緣一睹畫跡的神秘人物。

這樣一位藝壇人物，經常在台灣前輩美術家的個人傳



1938年，第四回台陽展海報，左下角標有「遺作特別陳列——故黃土水氏、故陳植棋氏」，展出陳植棋作品六件。

記中一再被提及，換言之，整理台灣美術史絕不能漏掉陳植棋；但因他留在人間太短，再經超過半世紀歲月沖刷，所遺留的只有同輩口耳相傳的簡短軼事，後人對他所知有限。一九九五年葉思芬執筆的《台灣美術全集14陳植棋》出版，有關陳植棋生平的完整資料首度面世。同年九月，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「古雅的青春——陳植棋作品展」，展出的四十六件作品幾乎都是數十年來初次公開，至此，陳植棋始再度清晰地浮出檯面。

陳植棋藝術志業尚未完成即遽而離世，留下學院派異端未達成的使命，確已流露藝術先知的端倪，陳植棋常言：「人生短促，藝術永恆」，已然應驗在他短而亮的生命中。

白髮送黑髮的哀慟

陳植棋的父親陳海棠，繼承先祖勤儉傳家累積的田產，成為橫科望族，也出任台北州七星郡協議會員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鄉紳。陳植棋是陳海棠的獨子，又是留學日本的青年才俊，是橫科地方上最被看好的明日之星。不消說，更是陳海棠寄予厚望的唯一兒子。

然而病魔無情地奪走陳植棋，白髮送黑髮的悲慟，使得陳海棠不敢待在祖厝觸景傷情，自己選擇到大坑溪中游，今南港舊庄附近的南港仔山上，築茅屋隱居。且以安渡餘年的心態，消極地看守山腳下大片田產。陳家擁有的土地，從南港原台灣肥料廠，直下汐止橫科到南港舊庄之大坑溪兩岸，歷經幾代零星併購而成。此本是農業社會豪門大地主，極期待男丁傳宗接代，永續望族尊榮的觀念。

陳海棠喪子痛心欲絕，遺世隱遁五年後也跟著往生。目前，這座南港仔山仍是陳家私人土地，茅草屋已改建成紅磚三合院，門楣上刻著「源春居」。山麓被徵收闢作道路，現在是大有巴士212路公車終點站兼停車場，路旁上山坡道入口還留著陳海棠手植的一棵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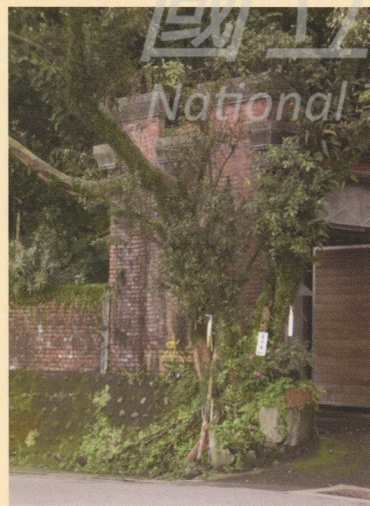


源春居山區一景 (攝影 | 黃長春 | 2009)

源春居 (攝影 | 李欽賢 | 2009)



陳海棠手植之樹 (攝影 | 李欽賢 | 2009)



後代慎重追念陳植棋

陳植棋的墓地原在橫科故居的後院附近，陳植棋是畫家，家屬感念先人首創台灣第一個畫會「七星畫壇」，特別選定可以仰望七星山的位置，將陳植棋墓碑朝向七星山。歷經數十年歲月，故居已逐漸荒廢，後來又將之移往觀音山上家族墓園，仍然可遙望七星山，並且面向淡水遠眺橫科故居。一九九五年陳植棋夫人仙逝，亦合葬於此。後代念及陳植棋生前喜愛淡水，不僅夫婦地下永眠有伴，同時也能永遠守望淡水。生命如彩虹般短促的陳植棋，也許會在雨後的天空，幻化作一道七彩虹橋，映照悠悠的淡水河。

繪畫天賦後繼有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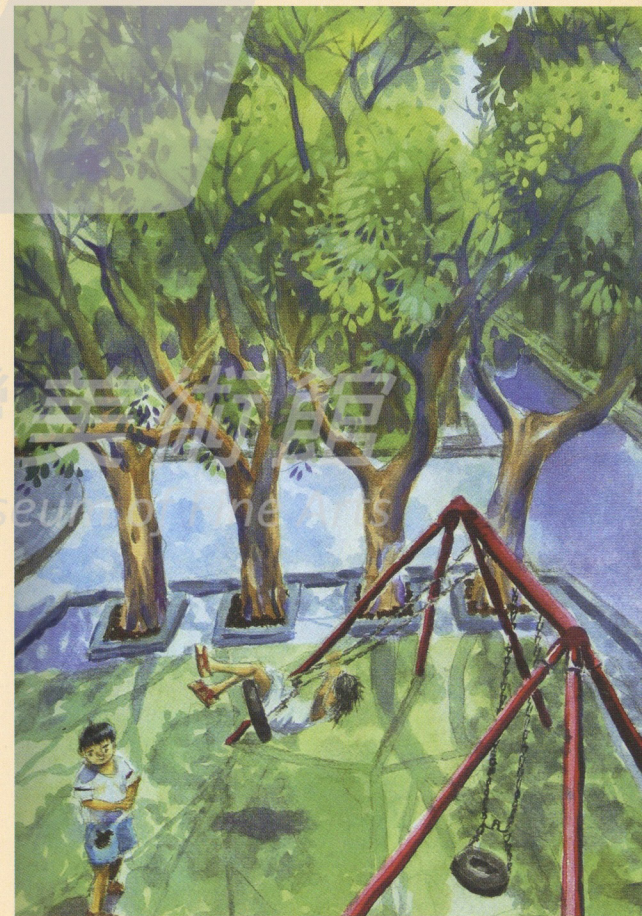
陳植棋的曾孫陳麒文，生於一九九一年，十歲開始學畫，從此連年參加台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，多次獲得金牌獎，是非常有美術天賦的少年。陳麒文自幼就顯露對繪畫極有興趣，不是牆上塗鴉，就是課本當畫紙，母親也順著他的興趣，讓他課餘學畫，亦勤練書法，所以水彩、水墨他都可以得心應手。除了繪畫天分外，最難得的是繪畫題材的選擇，極富時代感和現實觀，舉一幅〈閒情〉的水彩畫為例，這是亞熱帶台灣隨處可見的閒散坐姿，傳神地點描出底層人物的生活圖象。

再舉一件〈擺盪童年〉，也是水彩畫，俯瞰的構圖堪稱大膽，擺盪之間無比童趣，這是出自一名國中筆下的創意，觀察力已跳脫出一般少年的程度侷限了。

陳麒文似乎傳承了曾祖父陳植棋的才情與智慧，書唸得出色，才藝更是出眾，更歸功於其父母，也就是陳植棋孫子陳子智博士夫婦的因材施教，期待少年麒文的藝術天分，能綻放出比彩虹更恆久的光圈。



陳麒文 | 閒情



陳麒文 | 擺盪童年

陳植棋手書內容略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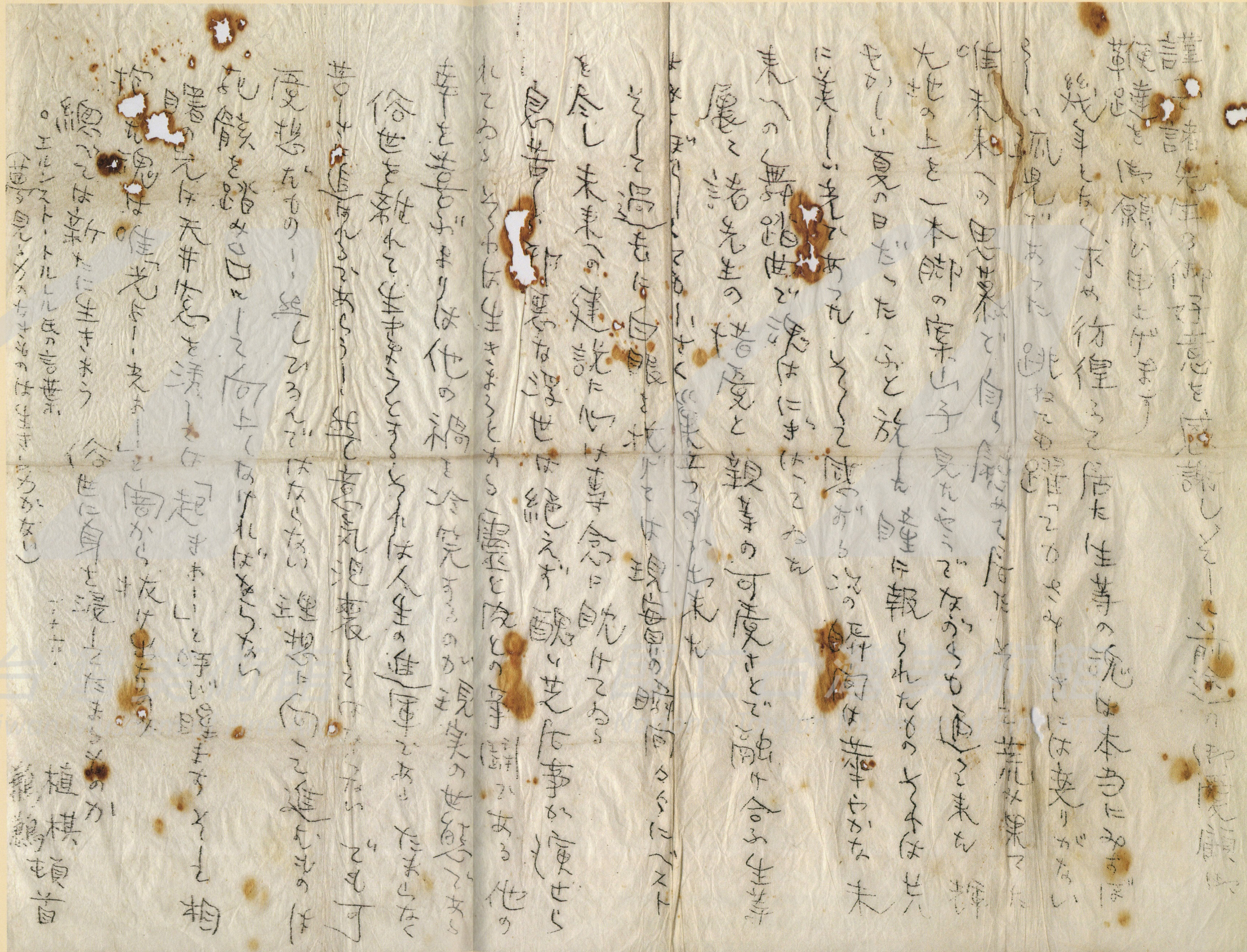
這封信是一九二七年陳植棋新婚後，致函師長們，報告迎接新人生的心情。首先感謝各位師長的好意並祈願繼續愛顧與鞭策。同時剖析自己雖然像一隻腳的稻草人，但已通過孤寂的考驗，曙光乍現之瞬間，靈魂已經和光明的未來起舞。

現在已經自立了，將竭盡一切，專心未來之憧憬。

邪惡世間像一幕醜劇，遠離俗世，揚棄苦悶，不能再沮喪了，活下去本是靈魂與肉體的爭鬥，可是絕不畏怯，踏越死骸的跳板，向理想人生進軍。

晨曦透過天井，呼喊著：「起來吧！」而我已然覺醒。

信末引用西方哲人之言：「沒有夢就沒有求生的力量。」最後，陳植棋夫婦雙雙具名頓首。「頓首」為日文信尾的最敬語；相對的開頭語為「謹啓」。



陳植棋手書

國立台灣
National Taiwan